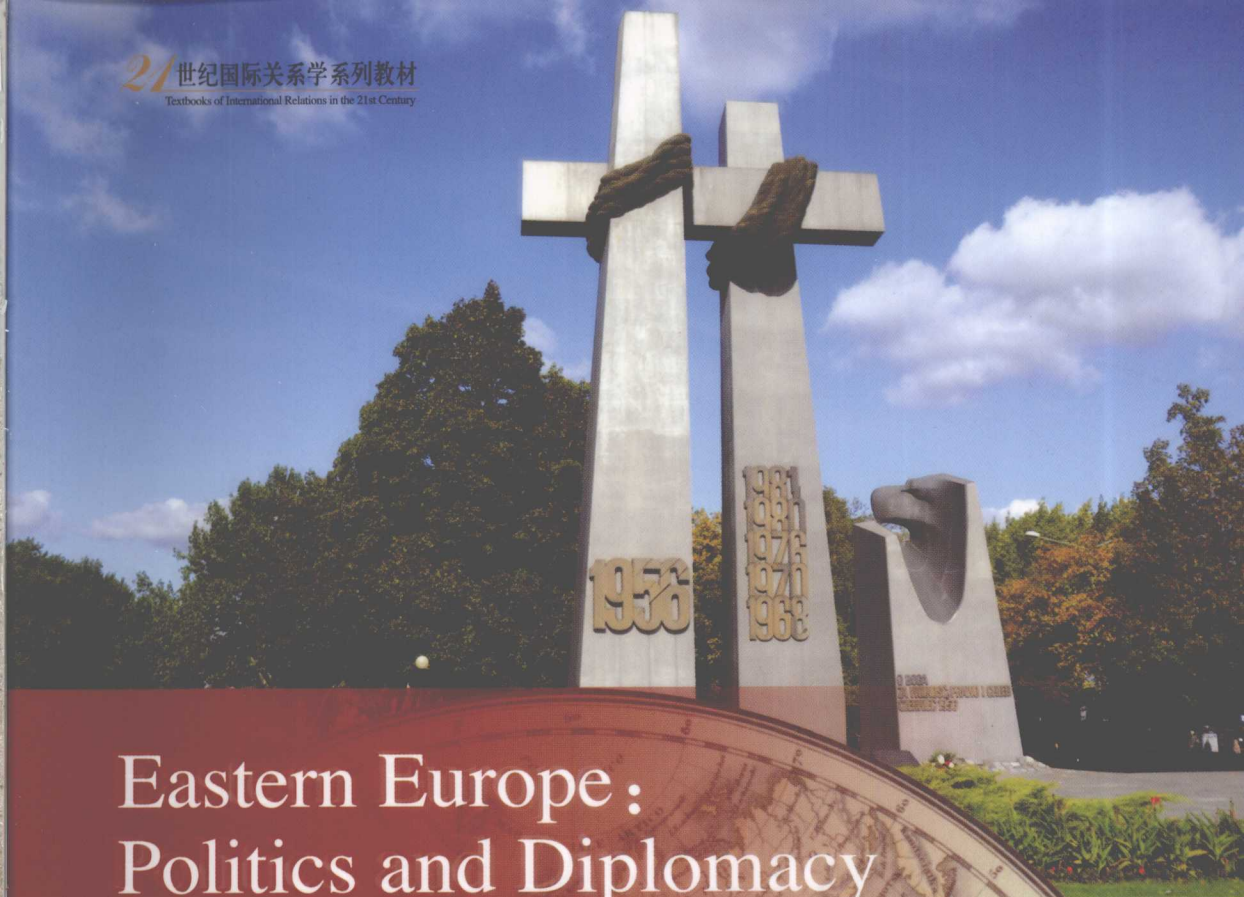


21世纪国际关系学系列教材
Textbook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Eastern Europ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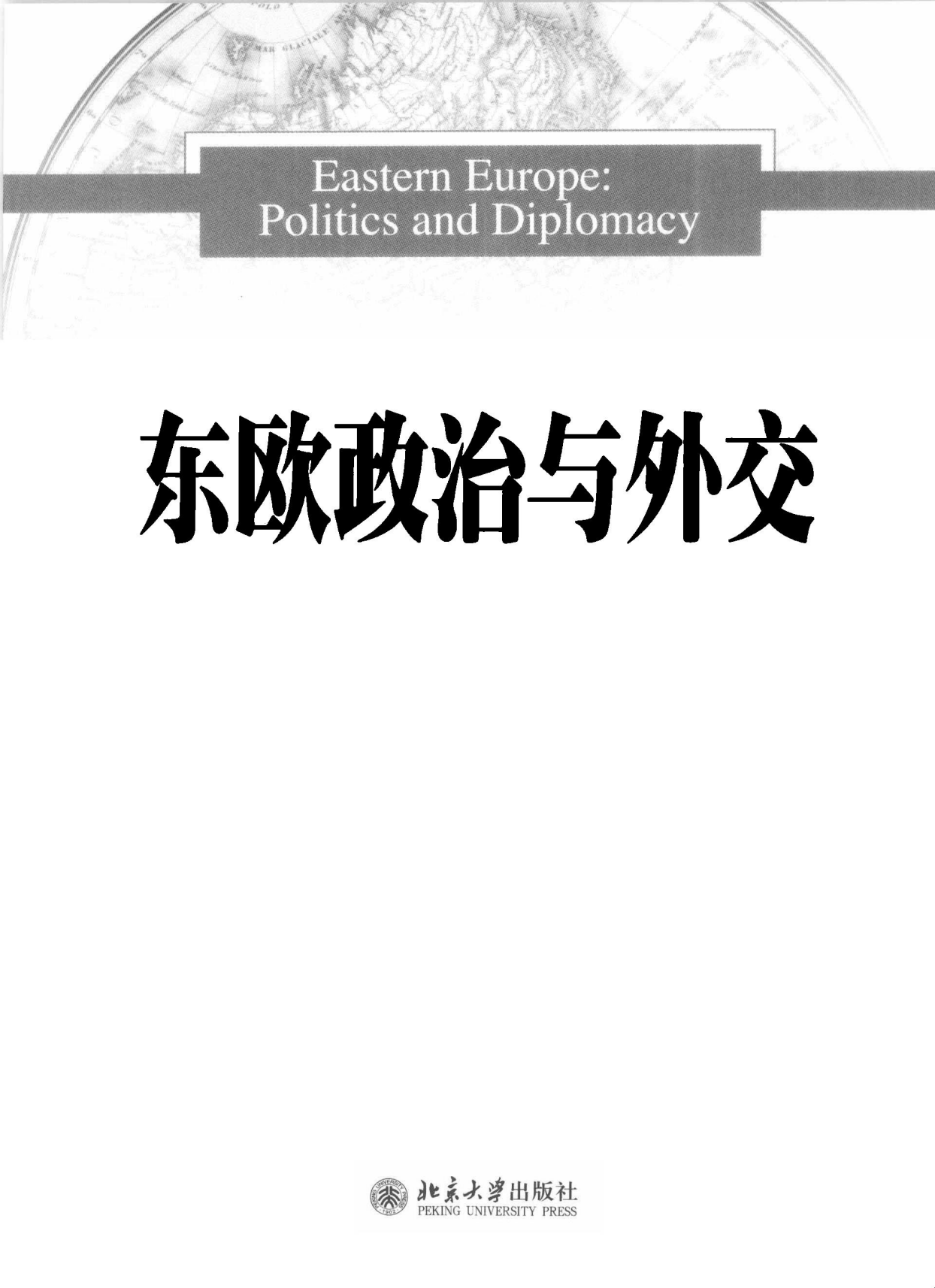


东欧政治与外交

孔寒冰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Eastern Europ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东欧政治与外交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欧政治与外交/孔寒冰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1

(21 世纪国际关系学系列教材)

ISBN 978 - 7 - 301 - 15994 - 1

I. 东… II. 孔… III. 东欧 - 概况 - 高等学校 - 教材 IV. K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7734 号

书 名: 东欧政治与外交

著作责任者: 孔寒冰 著

责任编辑: 徐少燕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5994 - 1/D · 243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印刷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4.5 印张 431 千字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前言

从字面上看,东欧是一个区域性的空间概念,对它的解释有两种。从地理位置角度说,东欧是欧洲的东、西、南、北、中五部分之一,指的是欧洲东部地区。从地缘政治角度说,东欧或东欧国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约定俗成的称谓,指的是那些战后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并且随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民主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地理位置上的东欧和地缘政治上的东欧并不完全重合。在地理位置分布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民主德国属于中欧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是东南欧国家。^① 本书所探讨的是地缘政治上的东欧。

东欧国家都属于中小国家,领土面积加在一起才 127 万多平方千米,人口总数为 1.4 亿左右。这些国家之所以被称为东欧或东欧国家,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二战后确立的雅尔塔体系在政治上将欧洲一分为二,形成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而它们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南斯拉夫后来与苏联闹翻离开了“阵营”,但并没有离开社会主义。第二,这一称谓是与西欧和西欧国家相对而言的,因为西欧也并不仅仅指地处欧洲西部的国家,实际上还包括中欧、北欧和南欧的国家,就连地处

^① 严格地从地理划分上说,南斯拉夫西北的一小部分和罗马尼亚北部的一小部分属于中欧。本书这样划分,主要是为了行文方便。

巴尔干半岛东部的希腊也属于西欧范围。

然而,从1990年到1993年,东欧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合并成新的德国,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分裂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下简称波黑)以及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等五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地分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其他国家则没有变化。2003年2月,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改国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2006年6月,黑山与塞尔维亚分手而独立建国。这样一来,原来的东欧八国就变成了十三个国家。这十三个国家领土总面积为1 161 110平方千米,人口总数约1.2亿。剧变后东欧新生成的国家也都不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价值取向上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转向西欧的自由主义,对外政策上也从跟随东方转变为面向西方。因此,原来意义上的东欧或东欧国家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于是,在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中便出现了“中欧”、“另一个欧洲”、“中间地带”、“中东欧”和“后社会主义”等说法。波兰、匈牙利、捷克三国于1999年,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四国于2004年先后加入北约。其中,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五国在2004年还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

无论在世界历史学、国际政治学或其他一些学科中,地区研究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一个地区之所以能够被单列出来,主要因为它在某些方面有特殊性。就东欧而言,它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自然地理和地缘政治位置特别重要。打开世界地图,东欧自然地理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一目了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从北至南纵贯欧洲大陆的中部,可以说是连接欧洲东部和西部的桥梁;东南欧(也就是巴尔干半岛)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①地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交汇处,西南隔着地中海与北非相望,东南与土耳其领土的欧洲部分接壤并隔着黑海与土耳其的主体相对,可以说是扼守欧亚非三大洲的咽喉要道。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观察,东欧的重要性就更加明显了。英国牛津大学地理学教授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说过这样一段被后人誉为名言的话:“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②如果抛开麦金德所讲的这番话的局限性,即以西欧为中心并且描述的是20世纪欧洲与世界关系,那么,从古

① 巴尔干半岛上除了这些国家之外,在东南端还有希腊(南端)和土耳其的少部分领土。

② [英]麦金德著:《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原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23页。

到今,东欧对世界性或地区性的大国的意义差不多就是如此。因此,可以这样概括东欧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处于不同文明和不同政治文化^①的交汇处,深受它们的影响;处于欧洲各大国之间,饱受它们的侵扰与控制。在争夺欧洲和世界的时候,各个列强差不多都以中东欧为突破口。影响、侵略和控制过这个地区的国家,古代有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中世纪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近现代有奥匈帝国、第三帝国、苏联、美国等等。有学者认为,东欧是位于强大势力范围之间的“破碎带”,由于强国势力范围的重叠,战争就最容易在这里发生。^②更有学者形象地说:“东欧不仅像一幅用碎布块拼成的被面,而且像一口大锅,在那里,各种种族和少数民族的矛盾在沸腾。”^③苏联解体以后,东欧在不同程度上仍是美国、西欧和俄罗斯争夺的对象。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东欧成了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重要舞台。但舞台上的主角从来都是外来的大国,这里的民族和国家只能充当配角并承担各种后果。

第二,民族和宗教关系特别复杂。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宗教的力量、种族特点、民族主义以及帝国的建立、维系和衰亡在东欧的社会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这四个因素中,前三个是内部的并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是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人文地理学等诸多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本书所讲的东欧民族,既包括文化人类学意义的族群(ethnic group),又包括政治意义上的民族(nation)。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这两种意义上的民族虽然在不同阶段各有侧重,但在更多的时期是交叉在一起的。东欧的民族数量多而且使用不同的语言和信奉不同的宗教,因而情况就更加复杂。

作为交流思想与感情的工具和人类思维物质载体的语言,是与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点。根据谱系分类法,语言划分为语系、语族、语支和语种四个级别。世界各地的语言与民族虽然并不总是对应的,但在东欧则成了各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基本上是什么民族讲什么语言。仅就主要民族的语言来说,东欧就有分属两个语系(印欧、乌拉尔)、四个语族(拉丁、斯拉夫、乌戈尔、阿尔巴尼亚)、五个语支(西斯拉夫、南斯拉夫、阿尔巴

①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普遍奉行的一整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观等基本取向,是由该民族的地理环境、民族气质、宗教信仰、政治和经济的历史发展等因素构成的。

② [英] P. 奥沙利文著:《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李亦鸣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1 年版,第 89 页。

③ [美] 约翰·多恩伯格著:《东欧——共产主义的万花筒》,楼小燕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4 页。

尼亚、东拉丁、匈牙利)的十种语言(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如果再将各少数民族的语言考虑在内,东欧的语言种类还要更多。语言分布的这种状况,从一个重要方面映射了东欧民族分布的复杂性。

宗教是一种与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相适应的社会文化现象,其本质是社会意识。与任何社会文化现象一样,宗教也有自己不可低估的社会功能。除了可以解除人们的精神紧张,调节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之外,其最重要的功能是整合社会。宗教的种类虽然很多,但多半都是地区性或民族性的。世界性的宗教只有三个,即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这三大宗教中,东欧主要民族所信奉的就占了两个,即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基督教又有三大派,即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在这三派中,东欧的主要民族所信奉的宗教也占两个,即天主教和东正教。在东欧的主要民族中,虽然同一个民族内部会有少数人由于种种原因信奉与本民族主要信仰不同的宗教,如一些塞尔维亚人信奉伊斯兰教,一些阿尔巴尼亚人信奉天主教或东正教,但整体说来,每个民族信仰的宗教基本上是一样的。

语言和宗教对民族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们可以强化民族的构成因素,通过共同的信仰增进人们对同一个民族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它们又强化了民族的排他性,催生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比较起来,宗教由于自身的特点在这两方面的作用更为明显。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宗教是人们组织社会生活的一种有力的黏合剂,但同时也是包容憎恨和矛盾的永久性资源。”^①在东欧主要民族信奉的宗教中,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自中世纪以来就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始于11世纪末并持续了200年的十字军东征,至少在表现形式上就是这两大宗教的直接冲突。天主教和东正教原是基督教里的西、东两大派,但自1054年正式各立门户以来,虽然没有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演绎着萨缪尔·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却也“彼此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②。处于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交汇处的东欧地区成了几大宗教力量此消彼长的场所,从而使这一地区各民族间的关系更为紧张。

除了上面所说的语言和宗教之外,东欧民族的复杂性还有两个表现也应当予以提及。其一,东欧还存在着许多其他民族,如土耳其人、吉普赛人、犹

① Tron Gilberg,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in Romania: the Rise and Fall of Ceausescu's Personal Dictatorship*,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0, p. 2.

② 乐峰著:《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太人等等;其二,各种民族的交叉分布,这在东欧民族国家形成之后特别明显,如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人,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东欧国家中的吉普赛人等。西方学者将民族的这种分布状况形象地称为“马赛克”^①。东欧民族与宗教上的复杂性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东欧作为一个整体缺乏认同感和凝聚力,不仅形成不了单独的文明区域,而且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比较多。

第三,历史发展特别曲折。由于在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民族构成、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着特殊性 with 复杂性,较之西边的英国、法国以及东边的俄罗斯和东南的土耳其,东欧的民族和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曲折多于顺畅,悲惨多于辉煌。从古到今,无论在欧洲还是世界舞台上,东欧的民族和国家所充当的主要角色,要么是大国相互争夺的对象,要么是列强的仆从,而自己当家做主和支配别人的时候不多。东欧的民族和国家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对外部大国势力有很强的依赖性。虽然在某个特定时期或特定区域,也有个别民族、个别国家称大的时候,但总体说来,它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处于异族的统治和压迫之下,在政治、经济、外交以及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很少能够显现出自己的特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欧各国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比如,共产党在战争期间担负起领导人民反法西斯和反独裁统治的英勇斗争),但最终决定东欧国家命运的还是大国之间的交易。本·福凯斯认为,东欧之所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是“因为斯大林想要这样做,而且在二战快要结束时他处于把他的意志强加给这个地区的位置”^②。但必须看到,这种结果表面上是与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的默契密切相关的,可背后起作用的还是英俄长期争夺巴尔干过程中形成的利益分割。雅尔塔体系不仅是苏联与英美之间划分世界后形成的两极格局,也是对东西方大国在东欧长期争夺的最终成绩判定,1947年开始的“冷战”不过使这些更加明晰而已。东欧国家虽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在苏联与西方国家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它们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在战后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东欧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紧紧地

① Stephen R. Bowers, “Ethnic Politics in Eastern Europ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 and Terrorism*, February 1992, p. 9.

② [英]本·福凯斯著:《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张金鉴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依附于苏联,后者在“冷战”期间更是加强了对东欧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控制。在苏联的压力下,原本充满多样性的、“万花筒”般的东欧被迫接受统一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除南斯拉夫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不同之外,其他国家都在朝“苏联化”方向行进。但是,在苏东这个形式上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中,东欧各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与外来的苏联模式之间,东欧的独立自主诉求与苏联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完全照抄照搬苏联模式、接受苏联的领导与尊重本国国情、实现本民族利益相违背,探索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寻求主权独立和与苏联的平等关系又受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制约。这样一来,冲破苏联模式、摆脱苏联的控制和要求独立自主就成了这一时期东欧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苏联牢牢地控制着多数东欧国家,西方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对东欧国家的争夺,而东欧国家也一直想冲破苏联模式和摆脱苏联的控制。正因如此,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都普遍采取了西方的发展模式,并投向西方的怀抱,其中多数国家已加入了北约,少数国家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暂时没有加入这两个组织的国家亦在朝此方向不懈地努力。由于北约东扩带有很强地针对俄罗斯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说,如今的东欧国家仍旧处于东西方大国争夺的风口浪尖。

第四,经验教训特别丰富。东欧是不同文明交融与冲突的一面镜子。从精神文化层面的文明上说,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东欧实际上处于东西方不同类型文明的交汇处,其社会发展深受各种文明的影响。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地处中欧,其民族主要受西欧文明和俄罗斯文明的影响。西欧文明也称西方文明,是指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公民文化,特点是强调民主、共和与法治。俄罗斯文明,即由拜占庭文明和游牧文明双重影响而产生的“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而是世界上非常独特”^①的文明,特点是民主色彩比较淡,而个人专制色彩非常强。正是由于受这两种文明的影响,这四个民族在西欧看来,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俄罗斯文明的色彩,但在俄罗斯的眼中,则带有浓厚的西欧文明的色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黑山等地处东南欧的民族所受的外来文化影响,除了西欧文明和俄罗斯文明之外,还有伊斯兰文明。在巴尔干半岛上,三种文明是分地域、分时段对那里产生影响的。有的民族受西欧文明影响比较大,有的民族受俄罗斯文明影响比较大,有的民族则受奥斯曼文明

^① 孔寒冰等著:《叶利钦执政年代》,河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影响比较大。其中,奥斯曼文明最大的特点是政治传统中功利主义色彩较浓,中央政权不强制要求文化与民族完全同一,不同的宗教与民族只要服从中央政府,负担税负和杂役就可以在国家组织中保有一席之地。

东欧的社会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上述这些文明之间不断交汇、融合与冲突的历史,甚至连东欧的民族构成、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国家构成等等都是不同文明交汇、融合和冲突的产物。但总的看来,冲突有余而融合不足,这是东欧政治发展异常曲折的重要原因之一。

东欧是小民族、小国同大民族、大国间相互关系的一面镜子。处在东西方不同文化之间的东欧,虽然有个别民族或个别国家在个别时期强盛一时,可相对于西边的日耳曼、法兰西和东边的俄罗斯、土耳其来说,这里的民族或国家总体上既小又弱。它们的政治发展始终笼罩在周边大国的阴影之中,从古到今,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沙皇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奥匈帝国、第三帝国、苏联、德国、俄罗斯、美国都以不同的方式对东欧的民族和国家施加着自己的影响。不仅如此,这些大国为了争夺欧洲和世界长期争斗不已,时常将东欧变成战场,而战争后果的主要承担者往往又是东欧的民族和国家。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东欧的民族和国家发展之艰难就可想而知了。命运似乎只给它们留下了两条出路:要么长期寄人篱下,在被占领、被奴役的屈辱中苦苦挣扎;要么依附于某个大国,甚至为虎作伥,去占领、奴役更小、更弱的民族或国家。由于大国关系的复杂性,大多数东欧民族的这两种命运往往是交替地出现。当然,尽管是被争夺的对象,处于东西方大国之间的东欧国家就像是筹码,虽然很小,可倒向哪一边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力量平衡。从这个角度说,东欧对东西方各大国争霸欧洲乃至世界也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搞不清东欧的情况,就很难从深层次上理解东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

东欧还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发展的一面镜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东欧八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这些国家的人民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的有利国际形势,先是完成了民主、民族革命,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接着又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工业的国有化,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不仅是东欧各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对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而言,也开启了一段光辉的历程。然而,东欧国家又是按着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尽管经济一度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但是,由于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和传统与苏联有较大的差异,苏联模式的不适应性越

来越显现出来。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东欧一些国家便逐渐开始着手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曾几度形成了高潮。然而,由于这些改革都程度不同地带有反对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的色彩,因而受到了苏联的阻挠,加之自身的局限性,这些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社会经济在统计数字上“不断增长”,但同时也造成人民群众现实物质生活的“不断短缺”。随着门户陆续打开,东欧人看到了与西欧的巨大反差,心理上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对旧体制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对当政者完全丧失了信心,彻底改变现状的愿望和要求越来越强烈。持久的危机在各种外部力量的推动下终于演化成剧变,执政的共产党纷纷落马,国家改弦更张。

剧变以后,东欧处于从社会主义运行机制向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转变当中。政治上,抛弃了共产党一党执政的体制,转而实行多党议会制;经济上,从计划经济体制转为自由市场经济;外交上,变追随东方为面向西方。东欧的这种“返回欧洲”的全面转轨,从大趋势上看,是不可逆转的。但是,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转轨的难度大小也不一样,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或是外交上,废弃了旧体制的东欧国家并没有最终定格。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东欧主要民族的形成	1
第一节 西斯拉夫民族	1
第二节 南斯拉夫民族	8
第三节 非斯拉夫民族	15
第二章 东欧历史上的强国	24
第一节 等级君主制和贵族民主制的波兰	24
第二节 大摩拉维亚国和捷克王国	30
第三节 匈牙利王国	33
第四节 第一保加利亚王国和第二保加利亚王国	37
第五节 塞尔维亚王国	43
第三章 异族影响、侵略和压迫下的东欧	47
第一节 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	47
第二节 反抗奥斯曼帝国	52
第三节 反抗神圣罗马帝国和俄罗斯帝国	61
第四章 东欧民族国家的出现	71
第一节 东欧的民族主义	71
第二节 一战之前出现的东欧民族国家	75
第三节 东欧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89
第四节 一战后出现的东欧民族国家	95

第五章 东欧的分化	105
第一节 要求修约的国家	105
第二节 反对修约的国家	115
第三节 既不主张也不反对修约的国家	132
第六章 东欧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143
第一节 受法西斯之害的国家	143
第二节 与法西斯为伍的国家	151
第三节 东欧反法西斯的抵抗斗争	159
第七章 东欧的人民民主制度	177
第一节 东欧人民民主制度的确立	177
第二节 东欧人民民主制度的实践	180
第三节 东欧人民民主制度的终止	186
第八章 苏联模式在东欧的确立	191
第一节 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与苏南冲突	191
第二节 苏联经济模式在东欧的确立	198
第三节 苏联和东欧的同盟关系	201
第九章 匈、波、捷的社会主义实践	206
第一节 从求变到求稳的匈牙利	206
第二节 社会动荡不断的波兰	218
第三节 改革道路坎坷的捷克斯洛伐克	232
第十章 南、罗、阿、保、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246
第一节 走自己的路的南斯拉夫	246
第二节 内政外交相矛盾的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	256
第三节 与苏联保持一致的民主德国和保加利亚	270
第十一章 东欧国家的急剧社会变革	284
第一节 东欧社会急剧变革的背景	284
第二节 东欧国家的急剧社会变革	296
第三节 东南欧国家的急剧社会变革	313
第四节 华约和经互会的解散	334

第十二章 东欧向欧洲的“回归”	340
第一节 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	340
第二节 政治发展模式的转轨	350
第三节 对外关系重点的转变	364
主要参考书目	370
后记	379

第一章

东欧主要民族的形成

东欧地区的民族成分的复杂性,首先表现在它们出现的过程和方式不一样,有的直接由当地的土著居民发展而成,有的是外来民族逐渐演化而成,更多的则是由二者融合而成。由于东欧处于古代的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中古的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交汇点,要么是属于某种文明的边缘地带,要么深受几种不同文明的影响,因此,这里的主要民族形成的前后时差比较大,过程长短也不一样。它们形成的时候,正是罗马帝国和基督教分裂的时候,受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影响比较大,从一开始就背负着沉重的文明冲突的十字架。

第一节 西斯拉夫民族

一、斯拉夫人的第一次分化

无论民族还是国家都离不开特定地理位置,但民族、国家与特定的地理位置并不是锁死的,在不同时期可能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出现幅度大小不一的位移。就时空的总体而言,民族、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还是相对固定的,有很强的传承性。观察、分析和研究东欧民族的形成和最早国家的建立,仍以它们现在的地理位置作为基点。

如前文所述,东欧从地理位置上说由中欧和东南欧两部分组成。其中,中欧的国家主要是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在这四个国家中,除了匈牙利之外,其余三国的主要民族主体都属于西斯拉夫人。西斯拉夫人是斯拉夫人的一支。斯拉夫人是操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语言的各民族统称,在欧

洲各民族和语言集团中是人数最多的一支。学者们一般认为,斯拉夫人是中欧和东欧广袤平原地带的古老居民,“是最早想建立一个永久性居住地的游牧民族”^①。虽然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但是,“斯拉夫人正式见诸文字记载是公元前1世纪—公元2世纪的事情。在这个时期,罗马帝国不断向外扩张,同欧洲各‘蛮族’部落不断发生冲突,对它们有了一定的了解。于是,斯拉夫人就被罗马的作家们记载下来了”^②。比如,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自然史》、塔西陀(Tacitus)的《日耳曼尼亚志》、普列多姆(Prudhomme)的《地理》等著作都提到过斯拉夫人,即维内德人(Venedi)。

主要是由于外力的作用,斯拉夫人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分化,最终形成西斯拉夫人、东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三个民族群体,东欧国家中最早的国家就是在斯拉夫人分化后产生的。

斯拉夫人第一次分化发生在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是由日耳曼人(Teuton)南下引起的。

日耳曼人是操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语言的部族统称。早在公元前1000年,他们就居住在波罗的海沿岸,过着以狩猎、畜牧为主的生活。“为了得到新的牧场和猎场,他们只能不断迁徙,夺取新的土地。因此,日耳曼人早期的历史,便是向四面八方迁居、扩张的历史。他们首先向北夺取了芬兰人的土地,把领土扩大到现在挪威的南部;公元前6世纪时,他们向东越过了奥得河,推进到维斯瓦河,把住在两河中间的立陶宛系的民族和斯拉夫人赶跑。”^③日耳曼人有很多分支,其中向东南方向扩张的主要是居住在瑞典、挪威的哥特人(Goth)。公元2世纪,哥特人从维斯瓦河向东南抵达黑海一带,“到公元3世纪初便占据了多瑙河下游北岸罗马的达西亚省(即今罗马尼亚国土),还占据了黑海和亚速海北岸地区(即今乌克兰的地方)”^④。

受哥特人南下的冲击,斯拉夫人从1世纪起开始离开故土,朝南、西两向迁移,分别到达今天的波兰东南部和白俄罗斯。随后,其中一部分人继续东移,后来在德涅斯特河和第聂伯河之间定居下来,另一些人向北漂流,最后抵达维斯瓦河——大体上位于今天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南部。到公元6世纪左右,东迁的斯拉夫人融合若干民族形成了东斯拉夫人,当时被称为安特人

① Jean W. Sedlar, *East Central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1000—1500*,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4, p. 2.

② 王起亮:《东斯拉夫人起源初探》,《兰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第156页。

③ 曹焕旭等著:《世界民族史话》,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2页。

④ 同上书,第69页。

(Antae)。^① 后来的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大民族即是东斯拉夫人最典型的代表。留在西部的斯拉夫人其后迁移到奥得河西部,取代了那里讲日耳曼语的部落,成了西斯拉夫人。他们居住的区域西起奥得河东到维斯瓦河流域,北抵波罗的海,南部跨过苏台德山脉到了多瑙河北岸。西斯拉夫人也是一个民族群体,其中,最重要的是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三大民族,他们建立的国家是东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波兰人及其早期国家

波兰是一个平原国家,除了与捷克斯洛伐克接壤的地方属于喀尔巴阡和苏台德山地的丘陵地带之外,中部和北部都属于北欧平原的低地。由于地势南高北低,波兰的河流几乎都是向南向北流入波罗的海。在诸多的河流中,两条大河与两条小河最有名。两条大河是维斯瓦河和奥得河,两条小河是尼斯河和纳雷夫河。这四条河之所以有名,不只在长度和流域面积,更在于它们与波兰民族和波兰国家的坎坷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波兰所在的这片疆土自古以来就是斯拉夫人特别是西斯拉夫人的居所,波兰人也是最地道的西斯拉夫民族,被认为是“斯拉夫人中发展比较先进的一支”^②。不过,作为统一民族的波兰,也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公元元年前后,波兰地区的西斯拉夫人^③有很多部落,比如,中南部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上游“小波兰”地区的维斯瓦人,西北部瓦尔塔河流域“大波兰”地区的波兰人,西南西里西亚地区的斯里扎人(Silingi),维斯瓦河中游的玛佐夫舍人(Mazowieckie),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上游的波莫瑞人(Pomorze)等。10世纪前后,它们融合成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地域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共同的经济生活的统一的波兰民族。

波兰最早的国家是在波兰民族形成之后出现的。从斯拉夫到西斯拉夫人再到波兰人这个过程,从社会发展形态上说,都属于原始社会。由于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这里的原始部落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畜牧业。到公元前最后的几个世纪,波兰地区不仅农业越来越发展,而且手工业和商业也发展起

① 王起亮:《东斯拉夫人的起源初探》,《兰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第157页。

② 朱寰等著:《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95页。

③ 有学者写道:“公元1—2世纪的罗马作家普里尼、历史学家塔西陀和地理学家托勒密都把斯拉夫人(主要是西斯拉夫人)称为凡涅特人,他们便是古代波兰人的祖先。而斯拉夫历史学家们则把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古波兰人的祖先称为莱赫人。俄罗斯人把波兰人称莱赫人。直到17世纪,东部斯拉夫人仍把波兰人称莱赫人。”高德平编著:《波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